

湯狄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  
能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陰經黃帝之書  
 也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僅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為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博思忤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祀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枋柄也出進合闢而希勝是襄主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歎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

鶡冠子卷下

墨子卷之一

親士第一

沛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嘗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分議者延廷而支苟者路路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嗜遠臣則嗔怨結於民心諂諂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

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刃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膏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滌滌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豁陝者速涸遊淺者速竭境埆者其地不育三者溇澤不出官中則不能流國矣

修身第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馬喪雖有禮而哀為本馬士雖有學而行為本馬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傳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惡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曰疆願欲曰逾設壯曰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臙臙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情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舉

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慈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漆絲者而歎曰漆於蒼則蒼漆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漆不可不慎也非獨漆絲然也國亦有漆矣漆於許山伯陽禹漆於臯陶伯益湯漆於伊尹仲虺武王漆於太周公此四王者所漆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敵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漆於干辛推哆段紂漆於崇侯惡來厲王漆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漆於傅公夷蔡公毅此四王者所漆不當故國殘身死為

天下僂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漆於管仲鮑叔晉文漆於舅犯高偃楚莊漆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漆於伍負文義越句踐漆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漆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漆於長柳朔王壯中行寅漆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漆於王孫雒太宰嚭知伯搖漆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漆於魏義偃長宋康漆於唐鞅由不禮此六君者所漆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漆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漆不當也非獨國有漆也士亦有漆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

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為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

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揚羊豢犬豬絜為酒醴染盛以敬事天此不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逐失其國家身死為僇於天下

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實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之大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杜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

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容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駟駟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沒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為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雖凶饑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審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官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雖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 辭過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官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官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官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官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裘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絲麻桐布絹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

夫魚鱗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備衣文目  
今限不熱單非煥然百故以爲美會器素蒸  
期而口笑姑其用煥噴其自養劍月富圖  
以爲月會其爲會也具以飲屏衣蓋觀觀  
會和素會而分盛姑望人非爲異林絲樹藤  
其廣當爲亦期不而下噴古之月未味爲  
相用無痛不而下計也吾實將天下之出而惡  
外而難轉也夫以會約之吾嚇我對轉之月  
難皆爲難故具以其月對轉而難故其其  
年轉之亦無用以此轉之其爲亦非爲良  
○ 依難心與期此非云蓋製之計也單根也  
金心爲難故王以爲難也工計文米思工計  
奪月亦會之根以爲難難文米難思亦之難  
歟夏傾轉青首已具夫必單非煥然百故  
其當今之王其爲亦期與此異美亦限轉  
不若及以時不期姑肅王之業下計然天下  
觀也我車實誠足以計不若其革不即士男  
於少具以其刃劍而思也其其用根噴而思  
凶難皆也也其所以自養之計而不爲也  
其所以之爲也月亦會之根家足以計早水

首 蕪

射人計也限曰畏女會得也限曰非也射  
望人百計天也也限曰上十四也限曰劍  
味莫不有也報至望不消更也何以味其然  
天也之問也也四也之內天難之計劍也  
之也而惡其廣當爲亦車不而下噴以回也  
寒矣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  
此姑也也象之具以其刃難兼並至姑爲  
難其林絲而前限難也月難人吾爲亦車  
險難也千也其難而前文米姑月寒思子  
非難也百也以此難亦車輪車以文米輪亦  
○ 其爲亦車與此異美全固轉也智已具必  
而計月不若而山五用姑月轉之當今之王  
也而爲味多具以其刃樂而味之姑於今不  
亦車也全固轉也下以此重難也其爲用根  
也不至若望王非爲亦車以對月之車其  
可下噴古之月未味爲亦車報重非不絲  
計也吾實將天下之出而惡其廣當爲亦輪不  
具以富貴者亦非也亦寒者亦輪也無痛不  
亦真傾轉轉人吾爲亦會也也姑也也象之  
不消解脈平不消解口不消解和冬傾製

命曰以非王報始始始天可自立也  
不自立也王重始始立無大對惠自非樂  
昔且以爲野且以爲樂也始始始始始始始  
之而不消至非也也子曰昔昔昔昔昔昔  
○ 無而而不非也而不一非非非非非非  
銀金之樂今夫子曰望王不爲樂也警之  
飲辛之樂累夫香林夏味林林林林林  
林難能息也難難之樂士大夫對林難能  
跡難能也七也子曰望王不爲樂也警之  
○ 三轉樂子  
噴而五難難亦期噴而期噴味  
○ 此九五音不而下噴夫報噴而天也味風雨  
噴噴也小人之瓶對也也噴噴限昌對限  
其裏當蓄味不而下噴以此正音望人之所  
無夫畏子夫報始始也吾實將也之樂而惡  
小國累百具以天下之思也裏無妻女多計  
之月樂當今之吾其蓄味也大國計也累千  
姑天下無窮夫內無計也也無窮夫姑天不  
至望必蓄味不而下計始始始始始始始始  
也真天難之計難亦夫王不消更也報工也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生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墨子卷之一

墨子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沛二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

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異者有高墻深宮墻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闖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嚴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舜於服澤之